

荧屏看点

《小小的我》： 点亮生命微光

姚寓泾



《小小的我》海报。

近期,《小小的我》以一匹票房黑马的姿态脱颖而出。一部聚焦残疾人边缘群体的电影,题材并不讨巧,事先也没有铺天盖地的宣传,何以成为大热作品?《小小的我》通过真实且细腻叙事,讲述了脑瘫患者刘春与他外婆之间感人至深的生活故事,传递出对生命的尊重、人性的温暖,以及面对困境时坚韧不拔的精神。

影片基于真实故事创作,编剧游晓颖从自己母亲合唱团里一位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孩的生活点滴中获取灵感。导演杨

艺苑杂谈

唐宫古画“舞”起来

唐博 周朝晖



近日,湖南艺术职业学院打造的“出画入戏——古画复活系列”沉浸式人物造型艺术展演精彩上演。本次展演对《唐宫仕女图》经典人物造型进行复原与再创作,融合舞蹈、音乐等表现形式,结合舞美、灯光、视频等现代手法,通过舞台表演生动展现唐代古画中人物形象和大唐盛世的繁荣景象,不仅让观众领略到古代艺术的风采,更在现代舞台上赋予这些经典作品新的生命力。

《唐宫仕女图》是一组五幅唐代名画,包括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捣练图》和周昉的《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以及晚唐佚名的《唐人宫乐图》。作品以细腻入微的笔触、绚丽多姿的色彩,以及丰富的内容,生动展现了唐代女性的独特风采与唐代社会的繁荣景象。画作中的仕女们,或端庄优雅,或婀娜多姿,她们精致的服饰与妆容,无不展露出唐代社会的兼容并包和对美的极致追求。

此次展演,通过古今对话的形式展开,采用多幕剧形式,每一幕都独立成章,又相互关联。开篇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以盛大的出游场景,勾勒出唐代贵族女性的奢华生活与优雅气质。《挥扇仕女图》与《捣练图》,分别聚焦宫廷妇女与劳动妇女,绘就唐代女性生活的多彩图景。《唐人宫乐图》与《簪花仕女图》,再现由盛转衰时期唐代宫廷生活的奢靡与幽怨。

从宏大的宫廷场景,到细腻的日常生

活,再到深邃的情感世界,展演以丰富的场景切换,展现了唐代女性生活的丰富多彩。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亲身感受到唐代女性丰富细腻的内

心世界与独立不羁的个性风采。

此次展演,舞者穿着不同风格与款式的唐代服饰,展现唐代女性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宫廷仕女身着华丽的官装与长裙,以精致的裁剪与华丽的面料选择,彰显出她们的优雅与高贵。《挥扇仕女图》中舞者或身穿朱红色短衫,下身搭配紫绿团花图案的红裙,或身着碎花式长裙,长裙之上罩着灰绿色的披衫,服饰华丽而典雅。她们或执扇慵坐,或

■方水土

蛇影摇曳的文化长卷

李益鸣



▲彩绘龙蛇豆(战国) 湖北省博物馆藏
▲双蛇纹方形砖(汉) 故宫博物院藏
▲蛇纹铜尊(春秋) 湖南博物院藏

乙巳蛇年的脚步悄然临近,喜庆的氛围弥漫在大街小巷。在这万象更新之际,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一种神秘的生物——蛇。

在幽静深邃的山林间,蛇是悄无声息的隐者。作为生肖,蛇象征着美丽多姿、灵活多变、以柔克刚。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河里,从古老的传说到民间的崇拜,从神秘的图腾信仰到丰富的艺术呈现,蛇的身影无处不在。

文化信仰里的神秘符号

作为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爬行动物,蛇无足却能在陆地畅行无阻,冬眠或蜕皮后宛若新生,种种特质令古人恐惧、敬畏,并将其神化。在龙这个神兽图腾尚未完全演化定型之前,蛇被古代先民视为崇拜的对象,有些甚至可能被当作部落图腾。

古代神话中,蛇常常作为神怪的原型出现。中国上古神话中的天神,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三皇五帝中的青帝伏羲,以及华夏民族人文始祖、福佑社稷的正神女娲,都是人首蛇身的形象。玄武,作为中国神话传说中的北方之神,也是龟蛇合体的形象。楚人先祖祝融与蛇之间也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甲骨文、《山海经》的记录,到青铜器、画像石上的图像,蛇的灵影遍布中国早期文明。《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又有神,衔蛇操蛇,其状虎首人身,四蹄长肘,名曰强良”;以及《楚辞·九怀》中的“腾蛇兮后从,飞鼈兮步旁”,都生动地展现了蛇在神话世界中的独特地位。

两湖之地,作为楚文化的核心腹地,星罗棋布的湖泊沼泽、繁茂葱郁的草木,构筑起蛇类繁衍栖息的理想家园。楚人在这片土地上的日常起居中,频繁地与蛇邂逅,这一特殊的际遇,自然而然地反映在了文化之上。楚人对蛇的情感,犹如一团错综复杂的丝线,交织着敬畏、尊崇与恐惧。

楚人自称蛮夷,《说文解字》“虫”部有:“南蛮,蛇种,从虫,亦声。”中原甚至干脆称南方民族为“蛇种”。楚人所居之地是古代的“三苗”之地,《山海经·海内经》记载:“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苗蛮集团就以蛇为图腾。

在楚地的原始信仰里,操蛇、珥蛇、践蛇的形象往往与神巫紧密相连。它们被视作神巫与神灵沟通的媒介,拥有着神秘的力量,是权力与权威的象征。湖北曾侯乙墓彩绘内棺及五弦琴上反复出现的珥蛇、践蛇神人形象,为我们揭开了楚地神秘宗教仪式的一角。马王堆帛画中,龙蛇反复出现,总共共有六处之多。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文献中,蛇能飞升,与凤、龙、麒麟等动物一同出现,作为圣人得道、神人升天的随从。楚墓出土的陶器、青铜器、漆器,以及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很多

■墨墨登场

舞台上的司法风云

刘月娥

正在全国巡演的话剧《12个人》改编自美国编剧雷基纳德·罗斯的剧本,是一部直击社会问题的西方戏剧经典。一名16岁的男孩,被控在午夜杀害了自己的父亲,法庭上的证据极具说服力,被告显然会被裁决有罪,只要12名陪审员一致通过有罪,就可以将这男孩送上电椅。该剧将庭外激烈纷争与案情悬疑紧密融合,生动呈现12名陪审员历经多轮辩论,最终达成男孩无罪结论的过程。

从激烈的现场争辩,到精彩的悬疑推理,再到逼真的场景模拟,真相在这一系列过程中逐渐水落石出。这部法律题材话剧,重点并非揪出杀害男孩父亲的真相,而是借12位身份各异的陪审员对男孩是否有罪的探讨,深刻折射社会现实。

舞台场景简约,以灰白冷色调为主的背景,一张长条桌、12把椅子,寥寥数物便营造出了冷酷的质感和压抑的氛围,预示着一场激烈的思想风暴即将来临。12名来自不同阶层和行业的陪审员,对案件的预判均夹杂着个人经历与生命体验。剧中呈现的社会问题带有鲜明个体印记,极易引发不同群体的情感共鸣,这正是话剧的魅力所在。

这部以法庭辩论为主体的法律剧充满戏剧冲突,案件就像一个个触发器,不经意间诱导着12个人的潜意识,把那些隐藏在暗处的人和事暴露出来,通过情绪宣泄达到治愈的目的。比如,剧中有一位陪审员,因父子离心,所以对涉案男孩也心存偏见,认为男孩该判死刑。当人被情绪左右,对真相的判断也会随之偏差。还有一位以生意人身份出场的陪审员,从一开始就对在贫民窟长大的“凶手”充满偏见。

舞台上,12个人,12种性格,不同思想激烈碰撞。对“伪证者”的人性分析是一大看点。建

■湘江艺话

当时间的序曲缓缓流淌至大寒时节,我们迎来了一个节气。田野间,独有一番寒冬日的沉稳与内敛。北方大地一片冰封;南方田园,留存着些许绿意。

回溯漫长的艺术历史,许多艺术家以冬日景象为灵感,用墨色勾勒,以留白写意,引领人们穿越千年的风雪,感受那份超越时空的静谧与壮美。明代唐寅的《柴门掩雪图》,以雄伟雪山为背景,气势恢宏又不失清隽与洒脱,将雪后山林的幽静与安详展现得淋漓尽致。宋代梁楷的《雪景山水图》,生动描绘了骑驴人穿行于山谷的画面,水边老树,枝干虬曲,树叶稀疏,在淡墨渲染的天空下,更增添了一份白雪皑皑的苍茫之感。南宋夏圭的《雪堂客话图》,则呈现出江南寒江雪景的凄清画卷。画中二人于室内对谈,山峦以小斧劈皴和短线条勾勒,天空与水面略染淡墨,营造出大雪纷飞、寒气逼人的氛围。

王婧

雪韵墨香，静候春归

清初著名画家髡残创作的《快雪时晴图》,同样是一幅浸润着墨香与雪色的佳作。画中,雪后初晴,天地间宁静而悠远,一位隐者迈着轻盈的步伐,在山道间穿行。远山云雾缭绕,仿佛有仙人隐居其间,超然物外。画面布局严谨,繁而不乱,虽无新奇之景,却在平凡之中透露出无尽的深邃与幽远。髡残在这幅画中运用了精炼娴熟的笔墨,将雪后山林、丽日初升、万物苏醒之景描绘得淋漓尽致。他大面积采用水墨渲染法,烘托出雪后初晴的河流山川,使水汽升腾之感跃然纸上。画中笔法以秃笔皴墨法为主,笔触粗率豪放,神韵俱佳。布局上,左上角的山峦轻描淡写,右下角山道蜿蜒处有高士拄杖前行,虚实相生,画作自当堪称逸品。

《快雪时晴图》不只是一幅山水画,更是髡残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这幅画创作于康熙元年(1662)附近,当时髡残从黄山等地回到南京幽栖寺附近,开启隐居生活的第二年。这一时期,他的生活相对平静,心境也渐趋平和,这种心境的转变直接体现在他的画作之中。《快雪时晴图》呈现出一种宁静而深远的意境。他通过禅修感悟自然,将禅心融入画作,使得作品“笔墨苍莽高古,境界天矫奇辟,处处有引人入胜之妙”。

大寒至,春已不远。品鉴笔墨间的雪色,阅读大自然的诗行,聆听生命的低语,迎接新的轮回。



《快雪时晴图》髡残 纸本